

论体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爱情、家庭、婚姻——从《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一段引文谈起

宋燕清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501

摘要:“这一代男子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 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 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 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一经出现, 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 他们都将不去理会, 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 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1]。”恩格斯在里面系统考察了家庭形式演变, 揭示了现代文明中爱情、婚姻和家庭相互分离的异化状态, 并描绘了未来社会三者更高形式统一。现代性爱以平等互爱为前提、强烈而持久、成为评价婚姻的唯一道德准则。然而,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 婚姻异化为财产联盟, 家庭沦为妇女受压迫的场域, 爱情则变为被财产支配的情感商品, 或许只有在无产阶级中, 爱情才部分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正确把握三者关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On Love, Family and Marriage Embodied in the Valu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Starting from an Excerpt from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Song Yanqi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China Xinjiang Urumqi 830501

Abstract: "No man will ever again buy a woman's surrender with money or any other instrument of social power in his lifetime; nor will any woman henceforward give herself to a man out of considerations other than genuine love, or refuse to yield to the man she loves for fear of economic repercussions. Once such human beings come into being, they will pay no heed to all the behavioural norms accepted as obligato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y will formulate their own practices and foster a corresponding public opinion as the yardstick for evaluating individual conduct—and nothing more." In this work, Friedrich Engels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gression of family formations, exposes the alienated separation of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prevalent in modern civilisation, and depicts their reintegration at a higher developmental stage in future society. Rooted in equal mutual affection, modern sexual love features intense and enduring bonds and serves as the sole ethical criterion for validating marriage. Nevertheless, under capitalist regimes, marriage degenerates into a property-based alliance, the family devolves into a space for women's subjugation, and love is reduced to an emotional commodity dictated by material wealth. Only within the proletariat has love partially reverted to its authentic essence. A sound comprehension of the interplay among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bears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sation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Marxist theory on women's emancipation

0 引言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前几章, 恩格斯用大量篇幅谈论“史前史各文化阶段”和“家庭”, 阐发了家庭、婚姻和爱情的关系, 恩格斯在文中的这段经典论述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方法论基石, 系统考察了从群婚制到专偶制的家庭形式演变, 揭示了现代文明将婚姻和家庭相分立, 把婚姻异化成为财产继承的工具^[1]。

在今天, 一方面,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期待; 另一方面, 彩礼、住房、收入等经济因素仍在深刻影响着婚恋选择, 体现为现代社会中爱情和婚姻的相互分离、家庭中的性别压迫、爱情的消费化与商品化。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我们理解家庭、婚姻和爱情的理想关系, 破除掉工业文明带来的权利和义务相分离、家庭

与婚姻相分离的状态,赋予家庭、婚姻和爱情以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

1 爱情是婚姻、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开始萌发的一种异性之间的独特的社会关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爱情、婚姻和家庭并不是孤立开谈论的,而是将它们置于唯物史观的整体视野下,恩格斯揭示了一个重要结论:自古以来爱情并非就是婚姻的内在要素,而是婚姻和家庭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才开始萌发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婚姻形式随着家庭这一“能动要素”的演变而更替,到了现代文明时代,直到私有制的确立和专偶制的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性爱才逐渐萌芽和产生,关于爱情,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种感情。这些家庭演化,婚姻形式的变化,以及爱情的产生与否恩格斯都是在“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1.1 婚姻形式随家庭这一“能动要素”的发展而演变

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恩格斯指出:摩尔根说:“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3]。”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将原始社会家庭的关系的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种家庭关系演化的动力,经历了一个从自然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转变过程。婚姻形式也随着家庭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群婚制到专偶制的转变。其中群婚是走出血缘关系的第一步,对偶制家庭并没有让早期流传下来的共产家户经济解体,家户经济还在也就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虽然恩格斯赞同巴霍芬的观点,巴霍芬个体婚姻制度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妇女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妇女解放的影子了。

1.2 婚姻形式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群婚是走出血缘关系的第一步,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交替时期,之后,随着原始社会的崩溃和私有制的产生,因为需要适应男子自由财产的占有和继承,偶婚制也就过渡到了一夫一妻制。虽然,这种古典的一夫一妻制,“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4]。这种一夫一妻制度体现了丈夫对于家庭的统治。

在个体婚姻中,恩格斯还阐述了对偶制发展为牢固的

专偶制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是私有制的萌芽,由于财富的积累,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私有财产在家庭中迅速的积累起来。另一方面,丈夫在家庭中地位上升了,丈夫是食物的来源,后来又变成了奴隶的所有者,进而后面又产生了家长制和父权制,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只需要把氏族中男性的子女留在本氏族中,而让氏族中女性的女子离开本氏族,但同时这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时候,妻子处于丈夫的绝对支配之下了。父权制在家庭内部的笼罩的这种专偶制产生了。

1.3 现代性爱应是家庭与婚姻相关联的关键要素

在考察了婚姻形式的演变及其与人类发展阶段的适应关系之后,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命题: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与古代的性爱或情欲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型情感关系,应当成为家庭与婚姻相关联的关键要素,并最终成为婚姻的唯一道德基础。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爱情在平等的互爱基础上建立的;同时是强烈而持久;同时爱情也是评价婚姻家庭关系的唯一道德准则。在原始社会,爱情在婚姻中毫无地位。可是,当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爱情却是仍然被排斥在婚姻之外。

在中世纪的骑士之爱中可以窥探到现代性爱,但是这种爱情放在现代社会中是在婚姻之外的爱情。只有党消灭了私有制度的财产关系后,体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现代性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婚姻的基础。在此,恩格斯所谈论的爱情道德,它既是对古代社会“爱情缺失”的历史超越,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爱情异化”的根本否定。这种爱情是对找到了对资本主义爱情超越的航线。

2 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家庭典型特征是爱情与婚姻的分离

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之后,权利归于一个阶级,义务归于另外一个阶级,在家庭中,权利和义务也发生分离,这也是工业社会的发明。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让爱情和婚姻相分离,在家庭中也显现出阶级的分别,这是现代社会家庭的典型特征。同时,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文明社会,即使在法律形式上承认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这种分离也无法弥合。因为法律形式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只要妇女还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这样,家务劳动还是她私人的工作,这样她也就无法获得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利和地位。从而也无法在婚姻中获得真正的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分离、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归根结底是私有制在家庭领域投下的阴影。

2.1 婚姻的异化：从爱情结合到财产的联盟

婚姻能否缔结是否由爱情决定的呢？今天的资产阶级，婚姻缔结与否是以财产的多少和阶级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的。这意味着，从专偶制诞生的第一天起，婚姻就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财产和阶级。婚姻，本来是因为爱情结合的两性之爱异化成为了传递财产的工具。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婚姻作为财产工作的这一异化属性达到了极致。资产阶级是否缔结婚姻的其逻辑是：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份财产的联合。

然而，在无产阶级中，因为无产阶级并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财产可继承，缔结婚姻的经济基础也因此被削弱了，这是，性爱才成为而且也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婚姻已经实现了爱情与婚姻的统一。在私有制度条件下，贫困同样是一种经济强制——工人担心经济后果而结婚或因为担心经济后果而不敢结婚，同样是婚姻被经济因素支配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婚姻只是比资产阶级更接近爱情结合，但尚未真正摆脱财产的阴影。

2.2 家庭的异化：从互助共同体到受压迫的场域

婚姻的财产联盟性质，还体现在法律的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悖论之中。资产阶级法律承认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婚姻也是一样，所承认的婚姻双方的平等也是形式上的平等，缔结的家庭本应该是互助共同体，是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虽然丈夫和妻子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都有权提出离婚，都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然而，恩格斯指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真正的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他拿劳动契约作类比：在劳动契约中，工人和资本家在字面上也是“自愿”缔结契约的，法律也规定双方权利平等。契约的“自愿”背后，是经济强制。婚姻契约也是如此。婚姻背后的关系也是靠着经济支配的，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丈夫通常是主要的或唯一的财富创造者和赡养者，妻子则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依赖丈夫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所谓的自愿缔结婚姻本质是不自愿，恩格斯指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5]。”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6]。换言之，在资产阶级的道德体系中，一次性的卖淫是罪恶，而终身出卖自己的婚姻却被奉为神圣。

2.3 爱情的异化：从两性平等互爱到被阶级与财产支配的情感商品

在恩格斯的理论框架中，现代性爱本应以平等互爱为前提、不受经济因素干扰、成为婚姻的道德准则。然而，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爱情同样遭遇了深刻的异化，它从两性平等互爱蜕变为被阶级与财产支配的情感商品。

在资产阶级内部，婚姻是财产联盟，爱情只能在婚姻之外寻求出路，一方面是专偶制，另一方面则是淫游制和它的最极端的形式，也就是卖淫。爱情在正式婚姻中没有位置，而在婚外关系中则被商品化、金钱化。爱情的异化，在现代文明这里达到了极致，这是它不再是以平等互爱为基础的情感联结，而是被标上了价格、可以买卖的商品。

3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与爱情、婚姻和家庭更高形式的统一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后，恩格斯指出了一条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婚姻爱情关系的航线。那段关于“新一代”的著名论述，正是这一理想图景的核心表达。它既不是回到古代之中去，也不是脱离现实的物质基础的空想展望，而是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上系统考察所指出的先进道路。是基于生产资料公有、阶级消灭、妇女经济独立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基础上的科学预见。

3.1 爱情与婚姻的统一：从附加值到唯一基础

恩格斯指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的动机了”^[4]。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有特定的历史前提，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在今天，基于当前的现状，看待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也要理解人们在择偶时适当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合理性。要完成完全的转变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能脱离现实条件进行简单化的道德评判。

3.2 家庭与社会的统一：从受压迫场域到去到公共事业

妇女解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妇女能否大规模地参加公共领域的物质生产活动。第一，妇女通过参加社会生产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附，这是妇女获得独立人格和自主选择权的物质基础。第二，妇女参与到社会中去，她所承担的劳动就是具有社会意识的公共劳动，这样就实现了家庭与社会的统一，而从家庭场域转

到社会层面上去了。

在当代中国,这一进程已经起步,普惠托育、社区养老、课后服务等正在逐步推进,但是这类公共事业的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从不完全的社会化走向完全的社会化,是构建科学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实践方向。同时,社会也在为妇女提供越来越多合适的岗位,让妇女都有机会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物质生产生活中去。

3.3 专偶制的真正实现:从片面的到完全的实现更高级的专偶制家庭

对专偶制,恩格斯的态度是这样的:他既批判私有制下专偶制的片面性和压迫性,恩格斯认为它只是对妇女的专偶制,反而男子享有通奸和淫游的特权;同时又肯定专偶制本身不是应当被废除的东西,而是在未来社会将第一次真正实现。这种“完全地实现”意味着:第一,男女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第二,这时的专偶制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第三,卖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消失。恩格斯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道德命题:“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7]。”

4 结语

原始社会的权利和义务是分不开的,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之后,权利归于一个阶级,义务归于另外一个阶级,这是工业社会的发明,正因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不可分割,当下的国家中的、阶级中的问题也存在于家庭中。

恩格斯描绘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一代男子……如此而

已^[1]。这一图景并不是对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而是在更高形式上的超越,它不是要退回到群婚制,而是要使专偶制第一次真正实现对男女双方的平等约束;它不是要废除家庭,而是要使家庭从私有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人联合的情感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9: 66.
- [2] 罗月婵. “两种生产”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 求索, 2012(07): 182-183.
- [3] 马克思.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9: 40.
- [4]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0-61.
- [5] 马克思.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9: 57.
- [6] 马克思.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9: 60.
- [7]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81.

作者简介:宋燕清(2001-),女,汉族,山东滨州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